



政协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兰溪文史资料

第五辑



兰溪文史资料

第五辑

政协兰溪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八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兰溪市委员会文史资料
工作委员会名单

主 任 郭瑞升

副主任 杨学良 黄昇平

委 员 詹荣福 方念裕 蒋聿修

徐建生 俞瑞鸿

目 录

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兰溪战役亲历记	
……………韩正礼撰 窦天语整理 胡汝明夹注	(1)
回忆在兰溪的抗日战斗	安守仁(12)
长乐御敌记	邱溪源 郑秋兔(18)
日寇烧杀大阜张	张庆珪(20)
日寇在三港村的暴行	王 模(22)
畈口村之战	范维德 潘锡瑜(23)
五十年前东京见闻	郑根泉(26)
抗战期间青阳记事	郑根泉(30)
回忆日本投降前后三件事	黄寿朋(33)
兰溪收复经过	邱溪源 郑秋兔(39)
红军烈士林来均事略	林庭松口述 王模整理(42)
烈士翁友廉事略	林庆贻(45)
雇农加薪和佃农二五减租	黄绍衡(47)
古塘村农民协会的抗酒捐税斗争	童文仙(50)
我第一次被捕入狱记	童文仙(53)
兰北浦南一带地下革命斗争的回忆	
……………陈宪章撰 徐迅整理	(56)
惩罚疯狗	胡谷新(62)
土匪郑锦屏就歼记	汪祖荫(73)
徐柏园在重庆一案之谜	徐建生(75)

坂口村的土布生产合作社·····	陆贵洪口述范维德整理	(78)
龙山堰追记·····	姜 韬	(80)
兰江水运今昔·····	胡汝明	(82)
我对兰溪盐业的回忆·····	陈孝三	(85)
回忆兰溪泰亨钱庄·····	姜树勋口述 姜韬整理	(88)
我与洋行、洋顾问交往的回忆·····	唐廷瑞	(94)
兰溪电汽公司梗概·····	刘起良	(98)
兰溪瓷业生产简史·····	陈念慈	(101)
修桥铺路·····	鲍文达	(106)
浙赣铁路的前身——杭兰铁路·····	施兰舫	(107)
米市架·····	施兰舫	(108)
兰溪医院始末·····	杨绍清	(109)
兰溪最早的师范学校·····	郑德森	(111)
兰溪历史上第一所完全中学——辅成中学 ·····	徐品生 凌成澜	(112)
建国前兰溪城区的三所私立小学·····	蔡启生	(117)
兰溪滩簧·····	沈瑞兰	(121)
兰溪戏曲之今昔·····	沈瑞兰	(124)
郁达夫写兰溪山水·····	郑秋兔	(126)
兰溪画家童之风·····	夏家丞撰 郭瑞升整理	(129)
兰江花舫勾勒·····	郑秋兔	(130)
操守清廉的童元亮将军·····	王开甲	(131)
倪谦吉事略·····	吴子受	(134)
西藏回忆·····	所那陀吉	(138)
回忆我父亲的几位同僚·····	胡武林	(146)
勘误表·····		(154)

击毙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

兰溪战役亲历记

韩正礼撰（国民革命军第63师188团少校营长）

龚天语整理

胡汝明夹注

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的第四个年头，太平洋战争已经发生。为了威胁日本本土，盟国空军选择在我国浙江衢州建筑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国际机场，以便就近轰炸日本本土和亚洲沿海的日军空军基地。我军令部估计，日军对此决不会等闲视之，必将集结兵力前来夺取。于是决定以一个军的兵力固守衢州（第25集团军驻衢州），另以七十九师守金华，六十三师守兰溪，扼守衢州机场的水陆两扇大门。后来，日军果然来攻，爆发了兰溪战役。这个战役规模并不算大，但它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在这一战中，打死了一个日军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和将级幕僚四人，震惊了日本朝野，也使盟军对我刮目相看。这在八年抗战中，还是少有的战例。当时，我正在六十三师一八八团任第二营少校营长，亲身参加了这一战役。值此抗日战争爆发五十周年之际，谨把记忆所及的有关情况整理出来，以为纪念。

阵地配备与工事构筑

一九四二年二月，六十三师经过对兰溪地形的侦察，决定在这里构筑一个钩形阵地。兰溪城防核心阵地由一八七团构筑和防守。从兰溪市折向东北，沿石廊山（石骨山）北延伸约二十华里，构成一个侧面阵地，由一八八团构筑和防守。一八九团及师直属部队驻兰溪东郊宝塔山（应是大云山）与金兰铁路之间，为师预备队并协助其他两团构筑工事。这种配备形势，在战术思想上是吸收了当时欧洲战场盟军对德作战的经验而制订的。打破了一线式或圆圈形守城市的老观念，优点是可使侧面阵地与核心阵地互为犄角，火力互相交叉，兵力互相支持，以分散敌人攻击重点。这一计划上报到第三战区长官部后，顾祝同亲率第十集团军总司令王敬久和工兵监到这里作了实地勘察，认为很好，当场批准。

三月初，我们开始按计划紧张施工。在这一过程中，有几件事是值得一提的：

一、农民的支援 兰溪东郊的北山山区盛产杨梅。有一种杨梅树的枝干上生有尖刺（应是枣树，其枝多尖刺。不是杨梅树），比荆棘还厉害。我军阵地前沿的障碍物仅靠铁丝网，数量太少，而把有刺的杨梅干埋在阵地前，就是障碍力很大的鹿砦。山区农民知道了这件事，都踊跃地把老树更新或整枝时的废枝干卖给我们，对构筑工事作了很大贡献。我营第五连连长底柱是湘贵边界亲晃县的侗族，祖传一种用毒草制毒签的技术。我们用这种毒签插在路上，覆以伪装，人踩了只要刺破皮肤就溃烂不已。兰溪农民又踊跃把他们砍伐

毛竹时剩下的枝梢支援我们做毒签，给了敌人不小的伤害。

二、步枪击落敌机 在我们构筑工事的过程中，时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因为轰炸衢州、上饶等地敌机在返航杭州时，常把剩余的炸弹在兰溪找一目标投完（因为那时的轰炸机投掷不完的炸弹，不能带回机场降落，否则有爆炸的危险）。为此，我们特设了一处伪阵地工事，专门吸引它的炸弹。由于怕暴露真工事，即使有敌机来作威力搜索，也不开枪回击。因此敌机总是肆无忌惮地在我上空低飞，山上树梢常被机风吹动。四月初某日黄昏，一架中型侦察轰炸两用机正在低空搜寻目标。我一八七团某连机枪前哨恐其轰炸我阵地，举枪射击。击中了敌机油箱，顿时起火遁去。次日接永昌县（应是寿昌县。现已并入建德县，成为建德县的寿昌镇。）通报，知这架敌机逃到永昌后机身摔碎，机上四人摔死。为此上级奖赏关金币一万元，全师每人购胶鞋一双，又买几十头猪加菜。

三、拆宝塔 兰溪宝塔山上有座七级浮图（应是大云山。当平大云山巅有能仁塔一座，高七层）。在兰溪军政联席会议上，有人提出，日机轰炸兰溪总是利用这座宝塔作为瞄准的指示标，因此必须拆除。有人认为它是历史文物，应当保留。也有人说宝塔是镇水的，拆掉了兰江会有水灾。经一番争论，最后还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予以拆除了。凑巧，是年夏浙东多暴雨，钱塘江上游山洪爆发，沿江城市受了水灾。为此，当地百姓对我军很有意见。

兰溪战役的“催化剂”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八日晨，美国十二架B 25型轰炸机由

队长杜利特尔中校率领，在太平洋接近日本海的黄蜂号航空母舰上，秘密起飞去轰炸东京（根据美国多利特尔《奇袭东京四十周年》一文论述：美机B—25型轰炸机十六架轰炸东京）。日本空军发觉后，立即起飞战斗驱逐机近百架迎击，但高空已被美机占领，美机迅向东京市区投掷炸弹，接着迅速向我国沿海飞来。日机恐有后续美机再来，不敢穷追；美机则按与我预约的计划，从钱塘江口向衢州飞来。岂知好事多磨，当大批日机在东京起飞时，衢州机场却得到一个不准确的情报，说这批日机是来轰炸衢州机场的。加上美机从太平洋起飞的时间、地点通知有差错，因此，衢州机场立即熄灭灯火，全部关闭。美机从钱塘江口按地图座标向上游寻找衢州机场，又遇天雨，看不见机场和跑道，竟在杭、衢之间的上空转了一夜，最后因汽油耗尽，只好各自寻找地面降落，航空员弃机跳伞。这一来钱塘江两岸和天目山一带，处处坠有航空员（多利特尔迫降在天目山中时，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驻天目山，招待了他）。第三战区长官部发出紧急命令，通知各县悬赏寻找美军。事后，美军航空员对我们说，他们有的落在沦陷区，被群众护送回来；有的落在畲族山区，被误认为是日本人，捆起来送乡公所。这次虽然损失飞机十多架，幸而人员伤亡不大。这次美机轰炸东京，成了兰溪战役的催化剂。日军更加急不可待地要攻占衢州机场了（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日本下达大陆第622号令：“主要击溃浙江方面之敌，摧毁主要航空基地，粉碎敌人利用该地区轰炸帝国本土之企图”）。

作 战 始 末

一、敌军开始向我进犯 五月初，日军从杭州集结兵力，分富阳、诸暨两路进攻桐庐和义乌。大批轰炸浙赣铁路各车站，义乌站被全部炸毁。这个地区的守军战斗力很弱，日军一击，义乌即告失守。此时有一列载有地雷千余发的火车，正遇日机猛炸金华车站，于是被迫疏散到金兰铁路（支线）上来，进退维谷。我们乘机向他们交涉，将这千余发地雷移交我师，使我营阵地上又增加了几百枚地雷。我营排连长中有几人是军校十五期工科毕业的，埋设地雷很内行。这批地雷是四号甲雷，引爆方法有四种，一是轻压即爆的，是炸散兵的；二是重压才爆炸的，是专炸车辆或马匹的；三是用绳索拉发的；四是电发的。我们把这四种引爆方法都用上了，加上此时老百姓都逃难他处，无须顾虑，因而山上、路上、树上、房屋里，处处都有地雷埋设（日军七十师团长内田的手记：“对付地雷，曾煞费苦心，金华、兰溪的阵地上，主要交通线上，埋设了无数地雷，以阻止我军行动，我军因此受到严重损失。”据兰溪城北郊枣树村八十四岁村民蒋樟清回忆：日军侵占兰溪后，为了安全，该村特请了灯笼窈村石工宝荣，挖出尚未爆炸的地雷十余枚）。

约在五月十五日，桐庐敌军沿富春江南上。师长赵锡田（黄埔二期）、副师长唐肃（黄埔三期）、团长邓光锋（军校六期），到我阵地上来检查工事强度，我恐他们不知地雷暗号，即前往引路。在石廊山坐下休息时，副师长夸奖我们说：“这工事虽然不是钢筋水泥的，但不比当年南京郊区的

国防工事差多少。”师长说：“南京的工事可惜没有用上，敌人把主力避开坚强工事，绕道先攻芜湖，而唐生智指挥的缺点是对侧后方的威胁太敏感，才仓促撤退，造成那么大的损失！”这话使我若有所思，便问道：“敌人倘若和在南京一样，不攻打我阵地，而从兰江西岸绕到后面攻兰溪，我们化费了这样多的人力物力岂不落空？”这一问，他们三人愣了半天，最后师长说：“兰溪东郊的好地形都被我们占有了，敌人来了无踏脚的台阶。人家是内行，他会眼睁睁吃这个亏吗？”遂即命令我快把岩头和石埠岭之间的前进阵地全部填平，让敌人来占领。又令邓团长速派第三营向桐庐挺进，与敌人保持战斗，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到石廓山来。此时我体会到孙子兵法上说：“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便迅速带人去前进阵地毁坏工事，并用枪炮向估定的敌占点试射，将射击诸元的数据记录下来，以便夜间射击。我安排一个班留在岩头山上，叫他们和敌人打一下就退到石廓山主阵地来。

约五月十八日，枪炮声愈来愈近，估计敌人已到马涧（日军于五月二十四日侵占马涧。马涧在兰溪城东北四十华里处）。第三营营长涂犹龙（军校十期）在石渠市（即石渠乡的石渠村，旧军事地图上称石渠市，距马涧五华里，距兰溪城三十五华里）和敌人打了一天之后，全营退了回来。他笑着对我说：“我把敌人请来啦，以后看你们的了！”

二、阵地战开始 约五月十九日，日本侦察机沿我石廓山阵地用机枪扫射，接着轰炸机四处投弹。我们知道它是威力搜索，寻找我工事位置，便置之不理。接着，日军以步炮协同攻我大坞（即现路口乡朱山行政村的大坞自然村，离兰

溪城约十华里)第一营阵地,同时以岩头、石埠岭(此两岭离兰溪城十华里)高地为据点,集结兵力准备进攻石廊山我营阵地。这样一来,日军是完全按照我们预定的作战计划进攻了,我心中不由暗喜。到日暮,日军聚集于岩头和石埠岭村庄里,杀猪宰牛,炊烟弥天,对近在咫尺的我营毫无顾忌,其骄傲可知。这是因为,第三战区游杂部队居多,敌人还是以扫荡的战法来对付我们的。入夜,我令迫击炮连将八门迫击炮推到阵地前沿,每门二百发炮弹,按预先测好的方向距离,连续向岩头、石埠岭发射。一时炮声大作,战马乱跑,我设在秘密点的拉发地雷同时拉爆,轻重机枪同时猛打。第二天清晨,敌人在飞机和炮兵的掩护下前来收尸,民间的席子、门板为之搜尽。后据逃出的民夫说,敌人死伤在四、五百人左右。这一仗打得日军停战两天,我们从遗尸身上才知这支敌军是酒井师团。

约廿三日,敌后续大军到达,猛攻我第一营大坞阵地。该营第一连连长陈锁才及机枪一连连长均负重伤。营长黎殿臣(军校十一期)告急,我们第三营便是夜偷袭石渠市敌后方,这才使第一营阵地的战况缓和下来。两日后,敌再集结大批部队攻我营石廊山阵地,飞机丢烧夷弹烧我阵地前的鹿砦;轰炸机炸我轻重机枪掩体和掩蔽部;炮兵从上午七时打到中午。我阵地被打得尘土飞扬,敌步兵遂即向我阵地猛扑。其先锋从鹿砦缺口处跃入,幸我鹿砦有几层,当敌兵冲入第一道鹿砦后,我侧防重机枪即从秘密火点中向之侧射。敌兵前进不能,后退不得,只好停滞在我火力点下来回蠕动,而敌机和炮兵因敌我距离太近,无法协助。直到黄昏后才利用黑夜撤了下去。

三、核心战 五月底，敌人感到在我石廓山侧面阵地上花的代价太高，划不来，于是便把攻击重点指向兰溪城一八七团核心阵地。此时兰溪核心阵地上烟尘四起，枪炮声、炸弹声震天动地，从早到晚敌机盘旋不停，其战斗之激烈在该师历次战斗中是少有的。激战了两天，担山中学（现在兰溪第一中学校址，当年为担三中学所在地。在大云山麓。）和宝塔山（应是大云山又名大寺山）被敌攻占。敌从山上居高临下，兰溪守军伤亡过半（日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昭和十七、十八年中国派遣军》记述：“在兰溪附近，63师抵抗甚为顽强。”）核心阵地岌岌可危！约五月卅一日，我师预备队一八九团（团长陶绍唐，黄埔四期与林彪同班同学）夜袭担山中学之敌，得手后猛攻宝塔山，与日寇肉搏了一天一夜，卒将该阵地夺回。此时我团第三营逆袭石廓山当面之敌，我阵地上也以炮火支援宝塔山，夜间派迫击炮潜行敌炮兵阵地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速打速回。此时敌人感到我侧面阵地对他打击太大，便改变决心，又把攻击重点回头对着我营石廓山阵地。

六月二日拂晓，敌机数架在我营阵地上投弹后，敌炮兵向我阵地轰击，他们的观测气球升到我阵地上空来指挥炮兵射击，所以打得很准。我看到这是个大威胁，便立即集中机枪火力向气球猛射，打瞎了敌炮的眼睛。不一会，敌兵又派来小型战斗机两架，与炮兵协同指示目标，使我工事被击毁不少，我的掩蔽部也被炮弹击中，盖土埋到胸膛。接着他们又施放毒气，幸而当天有风，莽莽山原，几十发催泪弹起不了什么作用。中午，飞机和炮弹愈炸愈激烈，炮兵开始延伸射程，向我阵地纵深射击。敌步兵手摇太阳旗，脱去身上军

装，分几路向我拼命扑来。地雷、竹签、鹿砦、铁丝网等完全置之不顾，真象疯了一样。但我士兵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跃出掩体投手榴弹，与敌人拼刺刀。战斗中，五连连长底柱阵亡，六连连长陆钦治负重伤，机枪二连连长吴楚才失踪，全营伤亡三分之一以上。第二天，敌我已处于犬牙交错的状态，双方伤亡都是很大而失去作战能力，所以彼此只小打了一天。

四、击毙敌将官五人，我七十九师在金华作战，其战况之烈和兰溪相似。但他们官兵的毅力和阵地的弹性不如我师，所以在六月一日即退出金华（据旧政权档案资料，日军侵占金华系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敌酒井师团长当时是兼代军团长职务，进攻金华的日军归他指挥。金华已攻下两天，而自己的师团却攻不下兰溪，威信攸关，使他格外恼火，遂亲自来到兰溪督战。六月三日，敌机比过去多一倍，向兰溪狂轰滥炸，许多敌兵扛着木梯越我前沿堦壕，猛扑不止。但一八七团官兵仍死守阵地不退。我在石廓山上闻得杀声大作，而机枪声却逐渐稀疏，知敌我已进入白刃战，兰溪城已处危急状态，而在此时，又发现金华方向有敌军沿金兰铁路向兰溪急进。我一八九团遂迅将主力抽去守铁路，一面严密注视敌军动向。

当是时，敌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偕将级幕僚四人和一些随从，正在石廓山下有一个华表的地方（即沿石带山东去二百公尺的郑姓祖墓，墓前有石柱）指挥作战。（日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昭和十七、十八年中国派遣军》：“五月二十八日上午，酒井直次中将一行乘马前进，顺序为：间瀬参议、古谷次郎参谋、酒井师团长、专属副官、川久保参谋长、吉村

参谋。十时四十分在兰溪城北方1500米处。”兰溪城的北方一千五百米处，即现通往坛树脚村机耕路与兰浦公路之三岔口处）日军在继续向兰城靠近中，我营在昨夜曾派一个班潜伏在义冢地内（即邑后坛坟丘，现市农药厂所在地），酒井一行恰被他们发现了，以为是来搜索他们的日军，与其被他们发现，倒不如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们立即用轻机枪和步枪向之猛烈扫射，当场有的日军中弹身亡，其余日军仓皇四散，刚巧进入我地雷区，一时炸声四起，四连刘连长集中机枪向之猛打，过了一会，我在山上看见直升飞机几度在华表处降落，不知其详，事后方知这次被我伏击而亡的有日寇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和其幕僚官员四人，直升飞机是运送这些将官尸体回杭州的（六月一日，日军部和南京师团留守处石川少将来兰，赶到现场处理善后，欢呼：“现任师团长的阵亡，自陆军创立以来，还是首次”）。

五、退出兰溪，六月四日（五月二十四日，日军侵占马涧，五月二十八日，日军侵占兰溪。兰溪战役的敌我双方就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五月二十八日的五天中交战），接到长官部命令，大意是：衢州防务已布置就绪，该师任务业已完成，望迅速撤出兰溪脱离敌人。是夜，我们埋完战友的尸体，将带不动的山炮和器材埋藏起来，在一八九团的掩护下，退到金兰铁路西南山区整补。不旬日，我师担任截断金兰一带敌人后方补给线，我营以北山为根据地，进出于马涧、石渠市、洲上埠、岩头一带，截断富春江敌人的水上运输线（日防卫厅战史研究室《昭和十七、十八年中国派遣军》记有：“富春江水上兵线站（乙兵线站）由于遭到敌人破坏，于六月已着手废除”）。以后战事进入衢州会战阶

段，本文从略。

杭州的追悼会

敌酒井师团长等五个将官被我击毙后，日寇在杭州西湖某山庄开“兰溪战役阵亡将士追悼会”，我地下工作人员将会场的重要文件图片等偷摄回来。只见那祭台下挂着五张照片，中间一张是中将师团长酒井直次，左右各两张是和酒井同时被击毙的四个将级幕僚。在其余的照片中，有一张注明是酒井等骑着战马上前线的镜头，还一张是被击毙的地点，看得出是在石廓山下一个有华表的义冢地旁。此外，有份材料说明，酒井在死前两天，曾有一帧奏折给天皇，其中详述了我国士兵不怕死的顽强性，也提到我们用有毒竹签对付他是“中国古代的毒器使他的士兵足不登履”。最后请求天皇不要轻视中国的“国魂”，谨慎行使对华的战争步骤等等。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以上文件和我们战场上缴获的文件印成专辑，在重庆散发给各部院、各部队广泛宣传。国民党中央则以之在盟军中，作为取得美援的外交资本，而战死在兰溪的无名英雄，却早已被忘记。撰写至此，不禁为他们默默哀悼。

写于1987年4月江苏江宁汤山镇

回忆在兰溪的抗日战斗

安守仁（国民革命军第63师187团第一营营长）

一九四一年秋天，我们的部队——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三师，由浙江衢县进驻兰溪县城郊的牌岭、瓦灶、下陈赵一带，并沿富春江的建德、桐庐、富阳布防，面对新登之敌。随着形势的转变，战区司令部牒报频传。日寇在杭州集结大量兵力，西线沿江西南昌同时也在集中兵力，似有东西两面进犯之势，以打通浙赣铁路仅有的东段通车线（江西邓家埠至浙江的诸暨县）。约在二月份，苏联顾问来我师阵地视察工事构筑、兵力部署等，将我师由兰江西线推进到市区东北部郊区，司令部驻扎东门外东嶺庙中。师直属单位驻东门外的铁路两侧。187团原驻女埠、殿山一带，春节后移防兰江以东地区。当时我任187团第一营副营长，营部驻中徐村，第一连驻外中徐，第二连驻下中徐，第三连驻田铺（现兰溪棉纺厂所在地），重机枪连驻毛竹园村大庙里。那时毛竹园村有许多小型手工业厂，如毛巾、牙刷、布匹、袜子等。1942年整个春天里，我们的部队大半时间化在兰城东北山区地带构筑工事。

当时部队战斗的序列是：第六十三师（师长赵锡田）驻守兰溪，七十九师（师长段林茂）驻守金华，这两个师均属第四十九军指挥，军长王铁汉，军部驻金华北山，归第十集团军指挥，总司令王敬久。